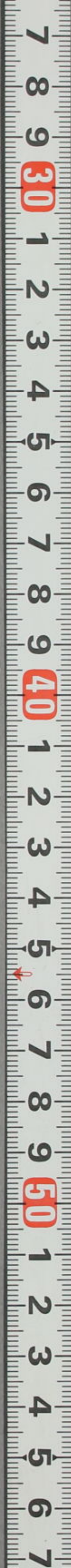




郭注莊子

九

□ 13
3217
9



門口 13
3217
卷 9

十卷

之山

之序

莊子南華真經卷九

雜篇

外物

郭象注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

紂亡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

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葺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

化爲碧精誠之至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

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木與木相

李曰曾參為父所增言
見絕糧而後殺

南華經

卷九

昭和十九年
十月五日
不男友
私

杯曰不曰佗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也淮南子言槐生火
陳田疇司馬曰中融言
怖象之氣

疏曰月雖大而光闇大雖小而明照論志大而多會不如小心守分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有甚

憂兩陷而無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陳疇

不得成、莫知所守故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

間、所希跂者慰啓沈屯、非清夷利害相摩、生火甚

多、內熱衆人焚和、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月固不

勝火、大而闇則多、累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唯償

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

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

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

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

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此言當理無小、苟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

牯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且且而釣、期年不

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鷲揚而奮

林曰、投巨緇曰水官也、故改必當時有此戲言、日記改

徐音界同馬、校牛也

字林滄也

陸音殺且本作鷲

鬢、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

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

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鮓鮓、其於得大魚、難矣、飾

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

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

宜小大各有所適也、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

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

疏曰、干、世、飾、小、行、幹、言、說、以、求、高、名、令、聞、林、曰、任、公、揭、示、膏、粉、之、類

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

中珠、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修上而趨下、長上而促下也、未僂而後耳、耳却、近後而上、僂、視若

營四海、視之、儻然似營他人事者、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

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

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仲尼揖而退、受其言也

感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老

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一世為之、則其

疏曰：執聖跡，抑揚迹已矣。於本性，故窮窮。

德郭曰：德括也。幸曰：隱病。患雖相引，以名是相結。以病是。括閉也。結也。包括也。

迹萬世為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直任之則民性不窶

而皆自有畧，無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惠之而歡者，無惠則

醜矣，然惠不可長，中民之行進焉耳。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括進之謂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

如兩忘而閉其所譽。閉者塞也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

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本，故其

功每成，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宋元君

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

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

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

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

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

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雖有至知，

萬人謀之，不用其知，而用衆謀魚不畏網而畏鷓鴣，網無情，故得魚

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去善而自善矣去善則善

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

言者處也汎然無習而自能惠子謂莊子曰子言

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

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

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

之為用也亦明矣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

內用相須之理然也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

能遊且得遊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故聖人准莫之制則同

焉皆得而不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

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覆墜而不反火

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

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人齊同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

因之故能與化俱也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

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

能不波隨時因物乃平浪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當

應務所順人而不失已本無我我何失焉彼教不學教因

故非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目微為明

作全

疏時所賢者為君舜
禹稷時相代故世華易
不可以相賤輕
為人之人疏本作大

疏以玄台御今代誰
能不波蕩之而不失其
性乎

往疏本作性近是

全我先生曰顛音戰
知香臭也
跋廣雅曰履也止也

按山林悅人有其人乎曰
神氣鬱結不略憂故
也

林云以音韻賦音減序
物欲而全具天理則可以
優游而至矣

耳微為聰、鼻微為顛、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
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跲、當通而塞
則理有不

泄而相騰踐也、跲則眾害生、生起也、物之有知者恃息、凡根

無知亦不其不殷、非天之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

恃息也、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

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之穿之

日夜無降、通理有人則顧塞其竇、無情任天胞有

重聞、闕空心有天游、游不室無空虛、則婦姑勃溪、

爭處、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

人也、亦神者不勝、自然之理、有德溢乎名、夫名高

故修德者、過其富、名溢乎暴、夫禁暴則謀稽乎諶、諶急也

考其、知出乎爭、柴生乎守、柴塞官事果乎

衆宜、衆之所宜者不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鑄於

是乎始修、夫事物之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

其然、夫事由理靜然可以補病、非不背城可以休

老、非不寧可以止遽、非不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

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猶有勞、故聖人

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人即聖人

其內、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

神言

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宋取門名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蹄河、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寓言

寓言十九

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重言十七

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

信、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死之於言、因物隨變

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

寓言十

九、藉外論之

言出於已、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也

親父不

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父之譽子、誠多不信

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已雖信、而懷常

疑者猶不受、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

則反、

互相非也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三異同處、而二

按三人異者三人該則
一人斯之異所是之異
字指一人斯之斯

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重言十七所以

已言也是為者艾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年先

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年在物先耳其

非所以先也期待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

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

故而習常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夫

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付之與物而能用其言則

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故曰無言言彼

疏本故
曰下有
言字

與物之異疏本作於

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據出我口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

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

不可於不可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

有所可各自自然各自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

無可無不可而至也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次夫唯言隨

物制而任其天然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雖

化相代原始卒若環於今為始者於昨已復為卒也莫得其倫自理

爾故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氣。

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與時俱也。始時

所是，卒而非之。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

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變者不停，是不可常。惠子曰：孔子

勤志服知也。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矣。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謝變化之目爾，非知

力之所為，故隨時。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

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役其才，知而不復，鳴而當律，言而當法。鳴者律之

生。其本靈則生亡矣。所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利

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服用也，我

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使人乃以心

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口所以宣心，故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

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違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為乎。已乎已乎

吾且不得及彼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

悲。洎及也。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

罪乎。縣，係也。謂參仕以爲親，無係祿之罪也。曰：既已縣矣，係於祿也。夫

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

疏已止也。彼孔子也，重最惠子止而勿言吾後庸淺不能逮及此歎美孔子言也。

疏本本
文雀上
有鳥字

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

過乎前也。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

哉。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

而野。外擢利也。二年而從。不自專也。三年而通。通彼我也。四年而

物。與物同也。五年而來。自得也。六年而鬼入。外形骸也。七年而

天成。無所復為。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所遇皆適而安。九年而

大妙。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

至於生有為死也。生而有為，則喪其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

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於私耳，而生陽也，

無自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獨爾，非由有也。而果然乎，惡乎

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於也。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皆已自足。莫知其所

終，若之何其無命也。於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莫知其所始

若之何其有命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

其自爾而後，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理必有應，命理全也。

若由神靈，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理自相

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眾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

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

列人各自執一域不通焦
曰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
地者有人所據之跡

林曰稍焉也幸略意已
謂何為其有幸然之意

南齊經 卷九 十

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搜搜也奚稍問也自然動與

無所予有而不知其所以自爾故不知所以予蠃甲也蛇

蛻也似之而非也影似形而非形火與日吾屯也形屯陰與夜

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推

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形彼來則我與之來彼

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

何以有問乎直自強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竟不可問也陽子居南之

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

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

是元意疏本作益意近

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

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

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睢睢盱盱

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

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

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其

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奪於故也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南齊經 卷九 十一

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以下多論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

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行曰勤苦力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重父居，狃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重父曰：與人之見居而殺其躬，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

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箠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大王重愛、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
 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
 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
 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
 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
 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

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
 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
 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
 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
 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
 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
 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
 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
 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

臨傷形復性恐其不得豈不惑乎

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間，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

司馬曰：土苴如蓬艾，土苴也。曰：糟粕也，皆不取物也。一魚心之貞。

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窳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窳，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

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訖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

陸曰公之位也司馬本作三旌曰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

縱本作笑并下受縱同
三倉作蹟曰振也
曰履在跟也

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同馬曰夫妻二室漏以為塞、卜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

緼袍無表

顏色腫噲

手足胼胝

三日不舉火

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回**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

象魏觀測人君明也

陸曰則從飽句一讀至神絕句

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

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止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

子曰反琴也

又曰大信也

司馬曰共伯名和脩其
行好賢諸侯皆以為
賢周后王之難諸侯皆
請以為天子其伯不能
即于王位十四年大早屋
焚北曰后王為崇呂公
自王共伯復于宗
詩共伯之首

疏本降作際

舜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
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
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
得乎共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
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
投清泠之淵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
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遠高風遠
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

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
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煩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
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
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
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瞀光
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
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
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盧水、

舊說曰、如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六合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湯武耳、淡然無係、故泯然從衆、得失無繫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

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

林云、字右、為而托之、

南華經

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矣。行獨樂其志，不事於

世，此二士之節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

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議，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死其凡乎，故東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東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于之喻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

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

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弟不祭先

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

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

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

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

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

九傳辰，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至子路死，五十二歲。

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劔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

司馬曰：言不敢到王前也。

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

司馬云明也

一作盜跖

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

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
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
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
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
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
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
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
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機

以教後世搥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
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
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距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
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
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
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
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

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

疏注鮑名焦周隱者
荷擔採樵拾野充食
子貢曰非其政者不
履其土汚其君不食
其利云々遂抱樹立枯

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不收見聞之意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

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疏科前頭編虎影實

疏姓滿名苟得假託為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利之人

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

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

疏彼道之士立身為行、名利並倍心抱守天與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

司馬曰、言臧聚獲盜、盜盜取取之人

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

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

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

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

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

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

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

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

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

林曰、五紀、五帝、六紀、三經

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

堯曰、堯殺長子、秀、監明

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

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

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

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曰、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

昔曰

謂帝訟

疏曰、訟、言、訟、言、也

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

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
 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
 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
 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
 所為、無赴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
 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此章

鮑子立乾

勝子不自理

廉之害也

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此章

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
 賤上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無足問於知

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
 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
 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
 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
 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
 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
 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

能行邪

故推正不忘邪

知和曰

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

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

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

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知

臨非身言、言有並身外之爭也

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

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

言不

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

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

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

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

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

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

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

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

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

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

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

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

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
 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
 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噤於芻豢醪醴之味、以
 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核溺於馮氣若負重
 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竭指慰
 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
 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
 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

李曰重樓內通疏軒外
通謂設備六具

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
 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
 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
 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